

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全三國文卷六十七

烏程嚴可均校輯

吳五

駱統

統字公緒，會稽烏傷人。孫權嗣位，試爲烏程相，召補功曹，行騎都尉，出爲建忠郎將。從陸遜破蜀兵於宜都，遷偏將軍。黃武初，封新陽亭侯，後爲濡須督，有集十卷。

表理張溫

伏惟殿下天生明德，神啟聖心，招髦秀於四方，置俊乂於宮朝。多士旣受普篤之恩，張溫又蒙最隆之施，而溫自招罪譴，孤負榮遇，念其如此，誠可悲疾。然臣周旋之間，爲國觀聽，深知其狀，故密陳其理。溫實心無他情，事無逆迹，但年紀尙少，鎮重尙淺，而戴赫烈之寵，體卓偉之才，亢臧否之譚，効褒貶之議，於是務勢者妬其寵。

爭名者嫉其才，玄默者非其譚，瑕釁者諱其議。此臣下所當詳辨，明朝所當究察也。昔賈誼至忠之臣也，漢文大明之君也，然而終灌一言，賈誼遠退。何者？疾之者深，諧之者巧也。然而誤聞於天下，失彰於後世。故孔子曰：爲君難，爲臣不易也。溫雖智，非從橫，武非虓虎，然其弘雅之素，英秀之德，文章之采，論議之辨，卓躐冠羣，燿陸曜世，世人未有及之者也。故論溫才，卽可惜，言罪則可恕。若忍威烈，曰赦盛德，宥賢才，曰救大業，固明朝之休光，四方之麗觀也。國家之於賢豔，不內之忌族，猶等之平民，是故先見用於朱治，次見舉於眾人，中見任於明朝，亦見交於溫也。君臣之義，義之最重，朋友之交，交之最輕者也。國家不嫌與豔爲最重之義，是曰溫亦不嫌與豔爲最輕之交也。時世寵之於上，溫竊親之於下也。夫宿惡之民，放逸山險，則爲勁寇，將置平土，則爲健兵。故溫念在欲取宿惡，曰除勁寇之害，而增健兵之銳也。但自錯落功不副言，然計

其送兵，呂比許，旻數之多少，溫不減之用，之彊，贏溫不下之。至於遲速，溫不後之，故得及秋冬之月，赴有警之期，不敢忘恩而遺力也。溫之到蜀，其譽殷禮，雖臣無境外之交，亦有可原也。境外之交，謂無君命而私相從，非國事而陰相聞者也。若呂命行，既修君好，因敘己情，亦使臣之道也。故孔子使鄰國，則有私覲之禮，季子聘諸夏，亦有燕譚之義也。古人有言，欲知其君，觀其所使，見其下之明明，知其上之赫赫。溫若譽禮，能使彼歎之，誠所曰昭我臣之多良，明使之得其人，顯國美於異境。揚君命於他邦，是曰晉趙文子之盟于宋也。稱隨會於屈建，楚王孫圉之使于晉也。譽左史於趙鞅，亦向他國之輔而歎本邦之臣。經傳美之，曰光國而不譏之，曰外交也。王靖內不憂時，外不趨事，溫彈之，不私推之，不假於是，與靖遂爲大怨。此其盡節之明驗也。靖兵眾之勢，幹任之用，皆勝於賈原。蔣康，溫尙不容私，呂安於靖，豈敢賣恩，呂協原康耶。又原在

職不勤當事不堪。溫數對曰：醜色彈曰急聲，若其誠欲實恩作亂，則亦不必貪原也。凡此數者，校之於事，既不合，參之於眾，亦不驗。臣竊念人君雖有聖哲之姿，非常之智，然曰一人之身，御兆民之眾，從層宮之內，瞰四國之外，照羣下之情，求萬機之理，猶未易周也。固當聽察羣下之言，曰：「廣聰明之烈。」今者人非溫，既殷勤，臣是溫。又契闊辭，則俱巧，意則俱至，各自言欲爲國，誰其言欲爲私。倉卒之間，猶難卽別。然曰：「殿下之聰，察講論之曲直。」若潛神畱思，纖粗研核，情何嫌而不宣，事何昧而不昭哉。溫非親臣，臣非愛溫者也。昔之君子，皆抑私忿，曰：「增君明，彼獨行之於前。」臣恥廢之於後，故遂發宿懷於今日。納愚言於聖聽，實盡心於明朝，非有念於

溫身也。

吳志張溫傳

民戶損耗上疏

臣聞君國者，曰據疆土爲疆富，制威福爲尊貴，曜德義爲榮顯。永

世皆爲豐祚。然財須民生。彊賴民力。威恃民勢。福由民殖。德俟民茂。義召民行。六者旣備。然後應天受祚。保族宜邦。書曰。眾非后無能。胥曰。寧后非眾。無曰。辟四方。推是言之。則民曰。君安。君曰。民濟。不易之道也。今彊敵未殄。海內未乂。三軍有無已之役。江境有不釋之備。徵賦調數。由來積紀。加曰。殃疫死喪之災。郡縣荒虛。田疇蕪曠。聽聞屬城。民戶沒寡。又多殘老。少有丁夫。聞此之日。心若焚燎。思尋所由。小民無知。旣有安土重遷之性。且又前後出爲兵者。生則困苦。無有溫飽。死則委棄骸骨不反。是曰。尤用戀本畏遠。同之於死。每有徵發。羸謹居家。重累者。先見輸送。小有財貨。傾居行賂。不願窮盡。輕剽者。則進入險阻。黨就羣惡。百姓虛竭。嗷然愁擾。愁擾則不營業。不營業則致窮困。致窮困則不樂生。故口腹急則奸心動。而攜叛多也。又聞民間。非居處小能自供。生產兒子。多不起養。屯田貧兵。亦多棄子。天則生之。而父母殺之。旣懼干逆和氣。

感動陰陽且惟殿下開基建國乃無窮之業也。疆鄰大敵非造次所滅。疆場常守非期月之戍。而兵民減耗後生不存。非所已。歷遠年致成功也。夫國之有民猶水之有舟。停則已安。擾則已危。愚而不可欺弱而不可勝。是已聖王重焉禍福由之。故與民消息觀時制政。方今長吏親民之職。惟已辨具爲能。取過目前之急。少復已恩惠爲治。副稱殿下天覆之仁。勤恤之德者。官民政俗。日已彫敝。漸已陵遲。勢不可久。夫治疾及其未篤。除患貴其未深。願殿下少已萬機餘閒。畱神思省。補復荒虛。深圖遠計。育殘餘之民。阜人財之用。參曜三光等崇天地。臣統之大願。足已死而不朽矣。吳志陸統傳是

時徵役繁數重已疾瘠民戶捐耗統上疏曰云云

陳諸將舟船飾嚴賤

諸將舟船轉相高上。建立奇工。文已丹漆。彫鏤之巧。好尙滋繁。計其費耗所損不少。北堂書鈔未剛改木一百三十七

全琮

琮字子璜，吳郡錢唐人也。爲奮威校尉，遷偏將軍，封陽華亭侯。黃武中，遷綏南將軍，進封錢唐侯，假節，領九江太守，徙東安太守。黃龍初，遷衛將軍，左護軍，徐州牧，尚主赤烏末，遷右大司馬，左軍師。

密表止太子登出征

古來太子未嘗偏征也，故從曰撫軍，守曰監國，今太子東出，非古制也。臣竊憂疑。

吳志全琮傳注引江表傳

潘濬

濬字承明，武陵漢壽人。劉表辟爲江夏從事，徙湘陰令，蜀先主領荊州，已爲治中從事，及定蜀，留典州事，後降吳，拜輔軍中郎將，遷奮威將軍，封常遷亭侯，權稱尊號，拜少府，進封劉陽侯，遷太常。

疏賁子藪

吾受國厚恩志報已命爾輩在都當念恭順親賢慕善何故與降虜交曰糧餉之在遠聞此心震面熱惆悵累旬疏到急就往使受杖一百促賁所餉

吳志潘濬傳注引吳書

顧譚

譚字子默吳郡吳人丞相雍孫為太子中庶子轉輔正都尉赤烏中代諸葛恪為左節度加奉車都尉尋為選曹尚書拜太常平尚書事為全琮父子所構徙交州有顧子新語十二卷

上疏安太子

臣聞有國有家者必明嫡庶之端異尊卑之禮使高下有差階級踰逸如此則骨肉之恩生覬覦之望絕昔賈誼陳治安之計論諸侯之勢曰為勢重雖親必有逆節之累勢輕雖疏必有保全之祚故淮南親弟不終饗國失之於勢重也吳芮疏臣傳祚長沙得之

於勢輕也。昔漢文帝使嬪夫人與皇后同席，袁盎退夫人之座，帝有怒色。及盎辨上下之儀，陳人箠之戒，帝既悅，擇夫人亦悟。今臣所陳，非有所偏，誠欲曰安太子而使魯王也。

吳志顧雍傳是時魯王王霸有盛寵與太子

相齊衡謂
上疏云云

議奔喪

奔喪立科，輕則不足，曰禁孝子之情，重則本非應死之罪，雖嚴刑益設，違奪必少。若偶有犯者，加其刑，則恩所不忍，有減則法廢不行。愚曰：為長吏在遠，苟不告語，勢不得知。比選代之間，若有傳者，必加大辟，則長吏無廢職之負，孝子無犯重之刑。

吳志大帝傳嘉禾六年春顧譚

胡綜

綜字偉則，汝南固始人。曰金曹從事，拜鄂長，入為書部，尋領右部督，加建武中郎，將魏封吳王，并封綜為亭侯。黃龍初，為侍中。

進封鄉侯兼右領軍尋拜偏將軍兼左執法有集二卷

案吳志
謝綜傳

云凡自權統事謝文詒策命
鄰國書名略皆綜之所造

黃龍太牙賦

乾坤肇立三才是生。瓊弧垂象。寶惟兵精。聖人觀法。是效是營。始
作器械。爰求厥成。黃農創代。拓定皇基。上順天心。下息民災。高辛
誅共。舜征有苗。啟有甘師。湯有鳴條。周之牧野。漢之垓下。靡不由
兵。克定厥緒。明明大吳。實天生德。神武是經。惟皇之極。乃自在昔。
黃虞是祖。越歷五代。繼世在下。應期受命。發迹南土。將恢大絲。革
我區夏。乃律天時。制爲神軍。取象太一。五將三門。疾則如電。遲則
如雲。進止有度。約而不煩。四靈既布。黃龍處中。周制日月。實曰太
常。桀然特立。六軍所望。仙人在上。鑒觀四方。神寔使之爲國。休祥
軍欲轉向。黃龍先移。金鼓不鳴。寂然變施。闇謨若神。可謂祕奇。在
昔周室。赤烏銜書。今也大吳。黃龍吐符。合契河洛。動與道俱。天誓

人和僉曰惟休吳志胡綜傳曰此八年夏黃龍見身口於是權稱尊號因議設凡又有黃龍狀牙常在中華諸軍進退視其所向命綜作賦曰云云魏文類聚六十卷黃武八年一段爲賦之本文蓋卽此賦之序也然不應直稱權名疑史家改竄又見初學記

二十二

中分天下盟文

天降喪亂，皇綱失敘，逆臣乘釁，劫奪國柄，始於董卓，終於曹操，窮凶極惡，呂覆四海，至今九州幅裂，普天無統，民神痛怨，靡所戾止。及操子丕，桀逆遺醜，薦作奸回，偷取天位，而報么麼，尋丕凶蹟，阻兵盜土，未伏厥誅，昔共工亂象，而高辛行師，三苗于度，而虞舜征焉。今日滅叡，禽其徒黨，非漢與吳，將復誰任。夫討罪翦暴，必聲其罪，宜先分裂，奪其土地，使士民之心，各知所歸。是呂春秋晉侯伐衛，先分其田，呂畀宋人，斯其義也。且古建大事，必先盟誓，故周禮有司盟之官，尙書有告誓之文，漢之與吳，雖信由中，然分土裂境，宜有盟約，諸葛丞相德威遠著，翼戴本國，典戎在外，信感陰陽，誠

動天地，重復結盟，廣誠約誓，使東西士民咸共聞知，故立壇殺牲，昭告神明，再歃加書，副之天府，天高聽下，靈威業謫，司慎司盟，羣臣羣祀，莫不臨之。自今日漢吳既盟之後，戮力一心，同討魏賊，救危恤患，分災共慶，好惡齊之，無或攜貳。若有害漢，則吳伐之；若有害吳，則漢伐之，各守分土，無相侵犯。傳之後葉，克終若始。凡百之約，皆如載書，信言不豔，實居於好，有渝此盟，創禍先亂，違貳不協，愆慢天命，明神上帝，是討是督。山川百神，是糾是殛，俾墜其師，無克祚國于爾大神，其明鑒之。

吳志大帝傳勤造衛尉陳震慶權陸位三分天下豫青徐幽屬吳宛襄并

涼屬蜀其司州之士召南谷關爲界造爲盟日云云胡

續傳曰綜爲盟文文義甚美又見魏文類聚三十三

請立諸王表

受命之主，繫天而王，建化垂統，爲一代之制。雖禮有損益，事有質文，至於崇建懿親，列土封爵，內蕃國朝，外鎮天下，古今同契，其揆一也。周室之興，龍秩子弟，姬姓之國，五十有五，諸王子受國者，漸之

光武中興四海接撰諸制度未徧而九子受國明章卽位男則封王女爲公主故詩曰旣受帝祉施於孫子陛下踐阼以來十有二載皇后無號公主無邑臣下歎息遠近失望是言屢獻愚懷依據典禮庶請具陳足寤聖心深辭固拒不蒙進納恐天下有識之士將謂吳臣闇於禮制不知陛下謙言失之也加今仰夏盛德在上大吳之慶於是乎始開國建號吉莫大焉唯陛下割謙謙之德副兆民之望留神祐許天下幸甚

漢文類聚卷五十一

議奔喪

喪紀之禮雖有典制苟無其時所不得行方今戎事軍國異容而長吏遭喪知有科禁公敢干突苟念聞憂不奔之恥不計爲臣犯禁之罪此由科防本輕所致忠節在國孝道立家出身爲臣焉得兼之故爲忠臣不得爲孝子宜定科文示以大辟若故違犯有罪無赦已殺止殺行之一人其後必絕

吳志志大前傳

傷爲吳質作降文三條

其一曰天網弛絕四海分崩羣生憔悴士人播越兵寇所加邑無居民風塵煙火往往而處自三代已來大亂之極未有若今時者也臣質志薄處時無方繫於土壤不能翻飛遂爲曹氏執事戎役遠處河朔天衢隔絕雖望風慕義思託大命媿無因緣得展其志每往來者竊聽風化伏知陛下齊德乾坤同明日月神武之姿受之自然敷演皇極流化萬里自江呂南戶受覆燾英雄俊傑上達之士莫不心歌腹詠樂在歸附者也今年六月末奉聞吉日龍興踐阼恢弘大繇整理天綱將使遺民覩見定主昔武王伐殷殷民倒戈高祖誅項四面楚歌方之今日未足呂喻臣質不勝昊天至願謹遣所親同郡黃定恭行奉表及託降叛間關求達其欲所陳載列于左

其二曰昔伊尹去夏入商陳平委楚歸漢書功竹帛遺名後世世

主不謂之背誕者。曰爲知天命也。臣昔爲曹氏所見。交接外託。若臣內如骨肉。恩義綢繆。有合無離。遂受偏方之任。總河北之軍。當此之時。志望高大。永與曹氏同死俱生。惟恐功之不建。事之不成耳。及曹氏之亡。後嗣繼立。幼冲統政。讒言彌興。同儕者。曰勢相害。異趣者。得聞其言。而臣受性簡略。素不下人。視彼數子。意實迫之。此亦臣之過也。遂爲邪議所見。搆會。招致猜疑。誣臣欲叛。雖識真者。保明其心。世亂讒勝。餘嫌猶在。常懼一旦橫受無辜。憂心孔疚。如履冰炭。昔樂毅爲燕昭王立功於齊。惠王卽位。疑奪其任。遂去燕之趙。休烈不廢。彼豈欲二三其德。蓋畏功名不建。而懼禍之將及也。昔遣魏郡周光。曰賈販爲名。託叛南誼。宣達密計。時曰倉卒未敢便有章表。使光口傳而已。曰爲天下大歸。可見天意所在。非吳復誰。此方之民。思爲臣妾。延頸舉踵。惟恐兵來之遲耳。若使聖恩少加信納。當曰河北承望王師。疑心赤實。天日是鑒。而光去經

年不聞咳嗽未審此意竟得達不瞻望長歎日月已幾魯望高子何足自喻又臣今日見待稍薄蒼蠅之聲絲絲不絕必受此禍遲速事耳臣私度陛下未垂明慰者必曰臣質貫穿仁義之道不行若此之事謂光所傳多虛少實或謂此中有他消息不知臣質搆議見疑恐受大害也且臣質若有罪之日自當奔赴鼎鑊束身待罪此蓋人臣之宜也今日無罪橫見潛毀將有商鞅白起之禍尋惟事勢去亦宜也死而弗義不去何爲樂毅之出吳起之走君子傷其不遇未有非之者也願陛下推古況今不疑怪於臣質也又念人臣獲罪當如伍員奉己自效不當徼幸因事爲利然今與古厥勢不同南北悠遠江湖隔絕自不舉事何得濟免是曰忘志士之節而思立功之義也且臣質又曰曹氏之嗣非天命所在政弱刑亂柄奪於臣諸將專威於外各自爲政莫或同心士卒衰耗帑藏空虛綱紀毀廢上下竝昏想前後數得降叛具聞此間兼弱攻

昧宜應天時。此實陛下進取之秋。是百區區敢獻其計。今若內兵
淮泗。據有下邳。荊揚二州。聞聲響應。臣從河北席卷而南。形勢一
連。根牙永固。關西之兵。繫於所衛。青徐二州。不敢微守。許洛餘兵。
眾不滿萬。誰能來東與陛下爭者。此誠千載一會之期。可不深思。
而熟計乎。及臣所在。既自多馬。加諸羌胡。當呂三四月中。美草時。
驅馬來出。隱度今者。可得三千餘匹。陛下出軍。當投此時。多將騎
士來就馬耳。此皆先定所一二知。凡兩軍不能相究虛實。今此間
實贏。易可克定。陛下舉動。應者必多。上定洪業。使普天一統。下令
臣質。建非常之功。此乃天也。若不見納。此亦天也。願陛下思之不
復多陳。

其三曰。昔許子遠舍袁就曹。規畫計較。應見納受。遂破袁軍。已定
曹業。向使曹氏不信子遠。懷疑猶豫。不決於心。則今天下袁氏有
也。願陛下思之。聞間界上將閻浮趙楫欲歸大化。唱和不速。已取

破亡今臣款款遠授其命若復懷疑不時舉動合臣孤絕受此厚禍卽恐天下雄夫烈士欲立功者不敢復託命陛下矣願陛下思之皇天后土實聞其言

吳志胡綜傳

太子賓友目

英才卓越超踰倫匹則諸葛恪精識時機達幽究微則顧譚凝辨宏達言能釋結則謝景究學甄微游夏同科則范曄

吳志孫登傳注引江表傳

是儀

儀字子羽北海營陵人本姓氏曰孔融嘲改初爲郡縣吏後依劉繇避亂江東繇收徒會稽權嗣位徵典機密拜騎都尉從襲荊州拜忠義校尉遷裨將軍封都亭侯守侍中黃武中遷偏將軍進封都鄉侯復拜侍中遷尚書僕射領魯王傅卒年八十一

魯王傅上疏

臣竊見魯王天挺懿德兼資文武當今之宜宜鎮四方爲國藩輔

宣揚德美廣耀威靈乃國家之良規海內所瞻望但臣言辭鄙野
不能究盡其意愚臣二宮宜有降殺正上下之序明教化之本

是儀
傳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貴州王毓藻校刊

全三國文卷六十八

烏程嚴可均校輯



吳六

虞翻

翻字仲翔。會稽餘姚人。太守王朗目爲功曹。孫策平會稽。復爲功曹。出爲富春長。州舉茂才。漢召爲侍御史。司空曹公辟。皆不就。孫權曰。爲騎都尉。徙丹陽涇縣。後屢忤指。徙交州。十餘年。卒年七十。有周易注九卷。周易集林律麻一卷。國語注二十一卷。論語注十卷。老子注二卷。太玄經注十四卷。集三卷。案隋志。出今考。翻卒在權稱尊。號之後。宜編入吳。

上書吳主權

陛下膺明聖之德。體舜禹之孝。麻運當期。順天濟物。奉承策命。臣獨抃舞。罪棄兩絕。拜賀無階。仰瞻宸極。且喜且悲。臣伏自刻省。命

輕鼠雀性輒毫釐罪惡莫大不容于誅昊天罔極全宥九載退當
念戮頻受生活復偷視息臣年耳順思咎憂憤形容枯悴髮白齒
落雖未能死自悼終沒不見宮闕百官之富不覩皇輿金軒之飾
仰觀巍巍眾民之誦仿聽鐘鼓侃然之樂永隕海隅棄骸絕域不
勝悲慕逸豫大慶悅已忘罪

虞翻傳注引翻別傳曰權
御尊號翻因上書云云

奏上易注

臣聞六經之始莫大陰陽是已伏羲仰天縣象而建八卦觀變動
六爻爲六十四已通神明已類萬物臣高祖父故零陵太守光少
治孟氏易曾祖父故平輿令成續述其業至臣祖父鳳爲之最密
臣先考故日南太守欽受本於鳳最有舊書世傳其業至臣五世
前人通講多玩章句雖有祕說於經疏闕臣生遇世亂長於軍旅
習經於枹鼓之間講論於戎馬之上蒙先師之說依經立注又臣
郡吏陳桃夢臣與道士相遇放髮被鹿裘布易六爻撓其三已飲

臣臣乞盡吞之道士言易道在天三文足矣豈臣受命應當知經所覽諸家解不離流俗義有不當實輒悉改定曰就其正孔子曰乾元用九而天下治聖人南面蓋取諸離斯誠天子所宜協陰陽致麟鳳之道矣謹正書副上惟不罪戾

吳志虞翻傳注引翻別傳

經之大者莫過於易自漢初以來海內英才其讀易者解之幸少至孝靈之際潁川荀諝號爲知易臣得其注有愈俗儒至所說西南得朋東北喪朋顛倒反逆了不可知孔子歎易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曰美大衍四象之作而上爲章首尤可怪笑又南郡太守馬融名有俊才其所解釋復不及諝孔子曰可與其學未可與適道豈不其然若乃北海鄭玄南陽宋忠雖各立注忠小差玄而皆未得其門難曰示世

吳志虞翻傳注御覽三百九十九並引虞翻別傳

奏鄭玄解尚書違失事因

臣聞周公制禮曰辨上下孔子曰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

後禮義有所錯，是故尊君卑臣禮之大司也。伏見故徵士北海鄭
玄所注尚書，曰：顧命康王執瑁，古曰似同，從誤作同。既不覺定復
訓爲杯，謂之酒杯。成王疾困，憑几洮頰爲濯，曰爲滌衣成事。洮字
虛更作濯，曰從其非。又古大篆而字讀當爲桺，古桺而同字，而曰
爲昧，分北三苗，北古別字，又訓北言北猶別也。若此之類，誠可怪
也。玉人職曰：天子執瑁，曰朝諸侯，謂之酒杯。天子頰而謂之滌衣，
古篆而字反曰爲昧，甚遠不知蓋闕之義。於此數事，誤莫大焉。宜
命學官定此三事。又馬融訓注亦曰爲同者，大同天下，今經益金
就作銅字，詁訓言天子副璽，雖皆不得，猶愈於玄。然此不定，臣沒
之後，而奮乎百世。雖世有知者，懷謙莫或奏正。又玄所注五經違
義尤甚者，百六十七事，不可不正。行乎學校，傳乎將來，臣竊恥之。

吳志虞翻傳
注引翻別傳

追與容書

僕聞虎魄不取腐芥，磁石不受曲鍼。過而不存，不可宜乎。吳志虞翻傳注

引吳書

與丁固同僚書

丁子賤寒淵好德，堂構克舉，野無遺統，斯之爲懿。其美優矣。令德之後，惟此君嘉耳。吳志虞翻傳注引會稽典錄山陰丁覽字孝迪爲郡功曹守始平長覽子固字子賤孫休時爲

左御史大夫孫皓卽位遷司徒

與徐陵書

元大受上卿之遇，叔向在晉，未若於今。吳志虞翻傳注引會稽典錄太末徐陵字元大爲零

陵太字時朝廷侯后列卿之位

與士仁書

明者防禍於未萌，智者圖患於將來。知得知失，可與爲人。知存知亡，足別吉凶。大軍之行，斥候不及，施烽火不及，舉此非天命，必有內應。將軍不先見時，時至又不應之，獨守縈帶之城，而不降死戰。

則毀宗滅祀爲天下譏笑。呂虎威欲徑到南郡，斷絕陸道，生路一塞，案其地形，將軍爲在箕舌上耳，奔走不得免，降則失義，竊爲將軍不安，幸熟思焉。

吳志呂蒙傳注引吳書

與所親書

諸葛敦仁，則天活物，比蒙清論，有曰：保公惡積罪深，見忌殷重，雖有祁老之救，德無羊舌，解釋難冀也。

吳志諸葛瑾傳

與某書

此中小兒年四歲矣，似欲聽哲，雖蝦不生，鯉子此子似人，欲爲求媼，不知所向，君爲訪之，勿怪老癡，譽此兒也。

御覽四百九十一又七百三十九

與弟書

長子容當爲求媼，其父如此，誰肯嫁之者，造求小姓，足使生子，天其福人，不在舊族，揚雄之才，非出孔氏之門，芝草無根，醴泉無源，家聖受禪，父頑母愚，虞家世法，出癡子。

御覽五百一十一

有數頭男皆如奴僕伯安雖癡諸兒不及觀我所生有兒無子伯安三男阿思似父思其兩弟有似人也去日南遠恐如甘蔗近抄卽薄御覽九百七十四

朱治

治字君理丹陽故鄣人靈帝時爲縣吏察孝廉州辟從事孫堅曰爲司馬行都尉獻帝初行督軍校尉太傅馬日磾辟爲掾遷吳郡都尉建安中領吳郡太守孫權統事表爲九真太守行扶義將軍黃武初封毗陵侯拜安國將軍徙封故鄣

說孫賁

破虜將軍昔率義兵入討董卓聲冠華夏義士壯之討逆繼世廓定六郡特曰君疾骨肉至親器爲時生故表漢朝剖符大郡兼建將校仍關綜兩府榮冠宗室爲遠近所瞻加討虜聰明神武繼承洪業攬結英雄周濟世務軍眾日盛事業日隆雖昔蕭王之在河

北無言加也必克成王基應運東南故劉玄德遠布腹心求見拯
救此天下所共知也前在東閩道路之言云將軍有異趣良用憮
然今曹公阻兵傾覆漢室幼主流離百姓元元未不知所歸而中國
蕭條或百里無煙城邑空虛道殣相望士歎於外婦怨乎室加之
曰師旅因之曰饑饉曰此料之豈能越長江與我爭利哉將軍當
斯時也而欲背骨肉之親違萬安之計割同氣之膚啖虎狼之口
爲一女子改慮易圖失機毫釐差曰千里豈不惜哉吳志朱治傳
太守賁女爲曹公子婦及曹公破荊州
賁欲遣子入質注引江表傳載治說賁

朱然

然字義封本姓施朱治姊子爲治嗣孫權統事爲餘姚長遷山
陰令加折衝校尉尋爲臨川太守拜偏將軍曰禽關羽功遷昭
武將軍封西安鄉侯進虎威將軍尋假節代呂蒙鎮江陵曰破
蜀先主功拜征北將軍封永安侯後改封當陽侯拜車騎將軍

右護軍又拜左大司馬右軍師

上疏討馬茂

馬茂小子攸負恩養臣今奉天威事蒙克愷欲令所獲震耀遠近方舟塞江使足可觀日解上下之忿惟陛下識臣先言責臣後效

吳志朱然傳

朱績

績字公緒然子爲郎拜建忠都尉遷偏將軍營下督然卒拜平魏將軍樂鄉督孫亮時遷鎮東將軍後拜驃騎將軍孫休時遷上大將軍孫皓初拜左大司馬

與諸葛融書

昶遠來疲困馬無所食力屈而走此天助也今追之力少可引兵相繼吾欲破之於前足下乘之於後豈一人之功哉宜同斷金之

義吳志朱績傳

吾粲

粲字孔休，吳郡烏程人。將軍孫河表爲曲阿丞，遷長史。孫權召爲主簿，出爲山陰令，尋爲參軍校尉。黃武初，遷會稽太守，拜昭義中郎將，入爲屯騎校尉，少府，遷太子太傅，被譖誅。

召處士謝譚教

夫應龍已屈，伸爲神；鳳皇已嘉，鳴爲貴。何必隱形於天外，潛鱗於

重淵者哉？

吳志吾粲傳

陸績

績字公紀，吳郡吳人。孫權統事，辟奏曹掾，出爲鬱林太守，加偏將軍，卒年三十二。有周易注十五卷，太玄注十卷。

渾天儀說

先王之道，存乎治麻，明時本之驗，著在于天象。夫法象莫若渾天，渾天之設久矣。昔在顓頊，使南正重司天，而帝嚳亦敘三辰，堯命

羲和欽若，昃天麻象，日月星辰，舜之受禪，在璿璣玉衡，呂齊七政，呂數者言之，蠶時已立，渾天之象明矣。周公敘次六十四卦，兩兩相承，反覆成象，曰：法天行，周而復始，晝夜之義。故晉卦彖曰：晝日三接，明夷爻象曰：初登于天，後入于地。仲尼說之曰：明出地上，晉進而麗乎大明，是曰晝日三接，明入地中，明夷夜也。先晝後夜，先晉後明夷，故曰：初登于天，昭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日月麗乎天，隨天轉運，入乎地，曰成晝夜也。渾天之義，蓋與此同。仲尼歿犬道乖，諸子穿鑿妄作，乃有蓋天之說，其爲虛僞，較然可知。渾天曰：日出地上，則晝，故易曰：明出地上，晝日三接。又曰：晉進也。日入于地，則夜，夜則明傷，故易曰：明夷傷也。又曰：初登于天，昭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尙書寅賓出日，寅饑納日，曰此言之，而知日出入于地審矣。若不出入于地，則何緣得有晝夜明闇乎。天半覆地上，半周地下，繞地而運，故二十八宿半見半隱。若天半右覆地上，半

不在地下二十八宿何故更見更隱乎由此言之天乃裹地而運
信矣此是昏明之大術也天之形狀圓周渾然運于無窮故曰渾
易曰乾爲天爲圓又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健此
之謂矣天大地小天繞地半覆地上半周地下譬如卵白白一作
繞黃也揚子雲太玄經曰天穹窿而周乎下地翳薄而向乎上故
知天裹地下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一百八十二度八
分度之五覆地上百八十二度八分度之五周地下故二十八宿
半見半隱日月出入曰成昏明也北極星北方偏出于地三十五
度南極中偏入于地亦三十五度南極北極天軸所在轉運所由
譬車之有輪所曰自行也眾星皆移無常惟北辰守中不易是曰
知其爲天中也天傾故極在中北仲尼曰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
星拱之又太玄經曰天圓地方極樞中央動曰麻靜時乘十二曰
建七政是曰堯典曰在璇璣玉衡曰齊七政此之謂也繞北極七

十度之外常任地下不出地周天一百七萬一千里東西南北徑三十五萬七千里立徑亦然開元古經一又二

閏月無中氣北斗斜指二辰之間御覽十七

渾天圖

魁星第一星主徐州第二星主益州第三星主冀州第四星主荊州第五星主兗州第六星主揚州第七星主豫州開元古經六十七

太玄經序

闕達大節北堂書鈔九

述玄

續昔常見同郡鄒邠字伯岐與邑人書歎楊子雲所述太玄連推求玄本不能得也鎮南將軍劉景升遣梁國成奇修好鄆州奇將玄經自隨時雖幅寫一通年尙晤稚甫學書毛詩王誼人事未能深索玄道眞故不爲也後數年專精讀之半歲間粗覺其意於是

草創注解未能也。章陵宋仲子爲作解詁，後奇復銜命尋盟，仲子
曰：所解付奇，與安遠將軍彭城張子布績得覽焉。仲子之思慮誠
爲深篤，然玄道廣遠，淹廢歷載，師讀斷絕，難可一備。故往往有違
本錯誤，績智意豈能弘裕。願聖人有所不知，匹夫誤有所達。加緣
先王詢于芻蕘之誼，故遂卒有所述。就曰：仲子解爲本，其合於道
者，因仍其說；其失者，因釋而正之。所曰不復爲一解，欲令學者瞻
覽彼此，論其曲直，故合聯之爾。夫玄之大義，揲著之謂，而仲子失
其旨歸，休咎之占，靡所取定。雖得文間義說，大體乖矣。書曰：若網
在綱，有條而弗紊。今綱不正，欲弗紊不可得已。績不敢苟好著作，
曰：虛譽也。庶合道真，使玄不爲後世所尤而已。昔楊子雲述玄經，
而劉歆觀之，謂曰：雄空自苦，今學經者有祿利，然尙不能朋易，又
如之何。吾恐後人用覆瓿，雄笑而不應。雄卒，大司空王邑納言，
嚴尤聞雄死，謂桓譚曰：玄其傳乎。譚曰：必傳，願君與譚不及見也。

班固贊敘雄事曰。凡人貴遠賤近。親見楊雄。祿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其書。揚子雲之言文。誼至深。論不詭於聖人。若使遭遇時君。更閱賢智爲所稱善。則必度越諸子矣。自雄之沒。至今四十餘年。其法言大行。而玄終未顯。又張平子與崔子玉書曰。乃者。呂朝駕明日披讀太玄經。知子雲特極陰陽之數也。曰。其滿汎故。故時人不務。此非特傳記之屬。心實與五經擬。漢家得二百歲卒乎。所曰作興者之數。其道必顯。一代常然之符也。玄四百歲其興乎。竭已精思。已揆其義。更使人難論陰陽之事。足下累世窮道。極微子孫。必命世不絕。且幅寫一通。藏之。曰。待能者。續論數君所云。知揚子雲太玄無疆也。歆云。經將覆沒。猶法言而今顯揚。歆之慮。尋於是爲漏。固曰。法言大行。而玄終未顯。固雖云終不必其廢。有愈於歆。譚云。必傳顧譚與君不見也。而玄果傳。譚所思過固遠矣。平子云。漢之四百其興乎。漢元至今四百年矣。其道大顯。處期甚效。厥迹

速其最復優乎且曰歆厯譜之隱奧班固漢書之淵弘桓譚新論之深遠尙不能鏡照玄經廢興之數況夫王邑嚴尤之倫乎覽平子書令子玉深藏已待能者子玉爲世大儒平子嫌不能理但令深藏益明玄經之爲乎驗雖平子焯亮其道處其熾興之期人之材意相倍如此雄歎曰師曠之調鐘俟知音之在後孔子作春秋冀君子之將賂信哉斯言於是乎驗雄受氣純和韜真含道通敏欲達鉤深致遠建立玄經與聖人同趣雖周公繇大易孔子修春秋不能是過論其所述終年不能盡其美也考之古今宜曰聖人昔孔子在衰周之時不見深識或遭困苦謂之佞人列國智士稱之達者不曰聖人唯弟子中言其聖耳逮至孟軻孫卿之徒及漢世賢人君子咸並服德歸美謂之聖人用春秋已爲王法故遂降崇莫有非毀楊子雲亦生衰亂之世雖不見用智者識焉桓譚之絕倫稱曰聖人其事與孔子相似又述玄經平子處其將興之期

果如其言若玄道不應天合神平子無曰知其行數若平子誓言
期應不宜效驗如合符契也作而應天非聖如何昔詩稱母氏聖
善多方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洪範曰容作聖孟軻謂
桀下惠作聖人由是言之人之受性聰明純淑無所繫轅順天道
履仁說因可謂之聖人何常之有乎世不達聖賢之數謂聖人如
鬼神而非人類豈不遠哉凡人賤近而貴遠間續所云其笑必矣
冀值識者有已察焉

太玄范
望注本

自知亡日爲辭

有漢志士吳郡陸績幼敦詩書長玩禮易受命南征遭疾遇厄

袁宏

紀作遭命不幸嗚呼悲隔

吳志陸績傳又見袁宏後漢紀二十九

從今已去六十年之外車同軌書同文恨不及見也

同上

陸遜

遜字伯言本名議績從子孫權統事爲東西曹令史遷海昌屯

田都尉領縣事拜定威校尉歷帳下右部督進偏將軍呂平荆
州功拜撫邊將軍封華亭侯遷右護軍鎮西將軍進封婁侯黃
武元年爲大都督破蜀先主於夷陵拜輔國將軍領荊州收改
封江陵侯黃龍元年拜上大將軍右都護赤烏七年爲丞相呂
太子事憤恚卒年六十三永安中追諡曰昭侯

爲荊州士人上疏

昔漢高受命招延英異光武中興羣俊畢至苟可曰熙隆道敎者
未必遠近今荊州始定人物未達臣愚慄慄乞普加覆載抽拔之
恩令並獲自進然後四海延頸思歸大化

吳志陸遜傳

上疏請緩攻劉備

夷陵要害國之關限雖爲易得亦復易失失之非徒損一郡之地
荊州可憂今日爭之當令必諧備干天常不守窟穴而敢自送臣
雖不材憑奉威靈已順討逆破壞在近尋備前後行軍多敗少成

推此論之不足爲戚臣初嫌之水陸俱進今反舍船就步處處結營察其布置必無他變伏願至尊高枕不日爲念也

吳志陸遜傳

陳時事疏

臣曰爲科法嚴峻下犯者多頃年已來將吏罹罪雖不慎可責然天下未一當圖進取小宜恩貸已安下情且世務日興良能爲先自不姦穢入身難忍之過乞復顯用展其力效此乃聖王忘過記功已成王業昔漢高舍陳平之愆用其奇略終建勳祚功垂千載夫峻法嚴刑非帝王之隆業有罰無恕非懷遠之弘規也

吳志陸遜傳

請勿取夷州及朱崖疏

臣愚曰爲四海未定當須民力已濟時務今兵興歷年見眾損減陛下憂勞聖慮忘寢與食將遠規夷州已定大事臣反覆思惟未見其利萬里襲取風波難測民易水土必致疾疫今驅見眾經涉不毛欲益更損欲利反害又朱崖絕險民猶禽獸得其民不足濟

事無其兵不足虜眾今江東見眾自足圖事但當畜力而後動耳昔桓王創基兵不一旅而開大業陛下承運拓定江表臣聞治亂討逆須兵爲威農桑衣食民之本業而干戈未戢民有饑寒臣愚曰爲宜育養士民寬其租賦眾克在和義曰勸勇則河渭可平九

有一統矣

吳志陸遜傳

乞息親征公孫淵疏

淵憑險恃固拘留大使名馬不獻實可讎忿蠻夷猾夏未染王化烏窳荒裔拒逆王師至今陛下爰赫斯怒欲勞萬乘汎輕越海不慮其危而涉不測方今天下雲擾羣雄虎爭英雄踴躍張聲大視陛下目神武之資誕膺期運破操烏林敗備西陵禽羽荊州斯三虜者當世雄傑皆摧其鋒聖化所綏萬里草偃方蕩平華夏總一大猷今不忍小忿而發雷霆之怒違垂堂之戒輕萬乘之重此臣之所惑也臣聞志行萬里者不中道而輟足圖四海者匪懷細目

害大疆寇在境荒服未庭陛下乘桴遠征必致闕闕感至而憂悔之無及若使大事時捷則淵不討自服今乃遠惜遼東眾之與馬奈何獨欲捐江東萬安之本業而不惜乎乞息六師曰威大虜早

定中夏垂曜將來

吳志陸遜傳

疏請安太子

太子正統宜有盤石之固魯王藩臣當使寵秩有差彼此得所上下獲安謹叩頭流血目聞

吳志陸遜傳

建議平山寇

方今英雄基跣豺狼闕望克敵盜亂非眾不濟而山寇舊惡依阻深地夫腹心未平難旨圖遠可大部伍取其精銳

吳志陸遜傳

議緩興利改作

國曰民爲本疆由民力財由民出夫民殷國弱民瘠國彊者未之有也故爲國者得民則治失之則亂若不愛利而令盡用立效亦

爲難也是曰詩歎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乞垂聖恩寧濟百姓數年之間國用少豐然後更圖

吳志陸遜傳

與關羽書

前承觀釁而動曰律行師小舉大克一何巍巍敵國敗績利在同盟聞慶拊節想遂席卷共獎王綱近曰不敏受任來西延慕光塵

思稟良規

吳志陸遜傳

于禁等見獲遐邇欣歎曰爲將軍之勳足曰長世雖昔晉文城濮之師淮陰拔趙之略蔑曰尙茲聞徐晃等步騎駐旌闕望麾葆操猾虜也忿不思難恐潛增眾曰逞其心雖云師老猶有驍悍且戰捷之後常苦輕敵古人杖術軍勝彌警願將軍廣爲方計曰全獨克僕書生疏遲忝所不堪喜鄰威德樂自傾盡雖未合策猶可懷也儻明注仰有曰察之上

同上

答劉備

但恐軍新破創痍未復始亦通親且當自補未暇窮兵耳若不推算欲復日傾覆之餘遠送日來者無所逃命

吳志陸遜傳注引吳錄

假作答還式書

得報愬惻知與休久結嫌隙勢不兩存欲來歸附輒自密呈來書表聞撰眾相迎宜潛速嚴更示定期

吳志陸遜傳

答全琮

子弟苟有才不憂不用不宜私出目要榮利若其不佳終爲取禍且聞二宮勢敵必有彼此此古人之厚忌也

吳志陸遜傳

與全琮書

卿不師日磾而宿留阿寄終爲足下門戶致禍矣

吳志陸遜傳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三國文卷六十八終

全三國文卷六十九

烏程嚴可均校輯

吳七

陸瑁

瑁字子璋，遜弟。嘉禾初，徵拜議郎、選曹尚書。

諫親征公孫淵疏

臣聞聖王之御遠夷，羈縻而已，不常保有。故古者制地，謂之荒服。言恍惚無常，不可保也。今淵東夷小醜，屏在海隅，雖託人而與禽獸無異。國家所爲，不愛貨寶，遠日加之者，非嘉其德義也。誠欲誘納愚弄，自規其馬耳。淵之驕黠，恃遠負命，此乃荒貊常態，豈足深怪。昔漢諸帝亦嘗銳意日事外夷，馳使散貨，充滿西域。雖時有恭從，然其使人見害財貨，并沒不可勝數。今陛下不忍悁悁之忿，欲越巨海，身踐其土，羣臣愚議，竊謂不安。何者，北寇與國壤地連接。

苟有間隙，應機而至。夫所曰越海求馬，曲意於淵者，爲赴目前之急，除心腹之疾也。而更棄本追末，捐近治遠，忿曰改規激，曰動眾。斯乃猾虜所願聞，非大吳之至計也。又兵家之術，曰功役相疲，勞逸相待，得失之間，所覺輒多。且沓渚去淵，道里尙遠。今到其岸，兵勢三分，使彊者進取，次當守船。又次運糧，行人雖多，難得悉用。加曰單步負糧，經遠深入，賊地多馬，邀截無常。若淵狙詐，與北未絕，動眾之日，唇齒相濟，若實孑然，無所憑賴，其畏怖遠逝，或難卒滅。使天誅稽於朔野，山虜承閒而起，恐非萬安之長慮也。吳志陸
順傳

夫兵革者，國前代所曰誅暴亂，威四夷也。然其役皆在奸雄已除，天下無事，從容廟堂之上。曰餘議議之耳。至於中夏鼎沸，九域糜牙之時，率須深根固本，愛力惜費，務自休養。曰待鄰敵之闕，未有正於此時，舍近治遠，曰疲軍旅者也。昔尉佗叛逆，僭號稱帝，于時天下又安，百姓殷阜，帶甲之數，糧食之積，可謂多矣。然漢文猶曰

遠征不易，重興師旅，告喻而已。今凶桀未殄，疆場猶警，雖蚩尤鬼
方之亂，故當曰緩急差之，未宜曰淵爲先。願陛下抑威自詘，暫寧
六師，潛神嘿規，曰爲後圖，天下幸甚。同

與暨豔書

夫聖人嘉善矜愚，忘過記功，曰成美化，加今王業始建，將一大統，
此乃漢高棄瑕錄用之時也。若令善惡異流，貴汝穎月旦之評，誠
可曰厲俗明教，然恐未易行也。宜遠模仲尼之汎愛，中則郭泰之
弘濟，近有益於大道也。吳志陸
明傳

陸凱

凱字敬風，遜族子。黃武初，爲永興諸暨長，拜建武都尉，赤烏中，
除儋耳太守，遷建武校尉。五鳳中，拜巴丘督，偏將軍，封都鄉侯。
轉武昌右部督，累遷盩魏綬遠將軍。永安中，拜征北將軍，假節，
領豫州牧。孫皓卽位，遷鎮西大將軍，都督巴丘，領荊州牧，進封

嘉興侯寶鼎元年遷左丞相建衡元年卒年七十二有吳先賢傳四卷太玄經注十三卷集五卷

上表言宜優卹功臣後

呂蒙凌統早亡先帝痛悼不已子並幼稚皆內省中稱肉食之

書鈔

一百四十五御覽八百六十三

上表諫吳主皓

臣聞惡不可積過不可長積惡長過喪亂之源也是言古人懼不聞非故設進善之俗立敢諫之鼓武公九十思聞警戒詩美其德士說其行臣察陛下無思警戒之義而有積惡之漸臣深憂之此禍兆見矣故略陳其要寫盡愚懷陛下宜克己復禮述履前德不可捐棄臣言而放奢意容情至吏日欺民民離則上不信下下當疑上骨肉相克公子相奔臣雖愚闇於天命言心審之敗不過二十稔也臣常忿亡國之人夏桀殷紂亦不可使後人復忿陛下

也臣受國恩奉朝三世復日餘年值遇陛下不能循俗與眾沈淫若比于伍員日忠見戮日正見疑自謂畢足無所餘恨灰身泉壤無負先帝願陛下九思社稷存焉

吳志陸凱傳注引江表傳

重表諫起宮

臣聞宮功當起夙夜反側是日煩煩上事往往留中不見省報於邑歎息企想應罷昨食時被詔曰君所諫誠是大趣然未合鄙意如何此宮殿不利宜當避之乃可日妨勞役長坐不利宮乎父之不安子亦何倚臣拜紙詔伏讀一周不覺氣結於胃而涕泣雨集也臣年已六十九榮祿已重於臣過望復何所冀所日勤勤數進苦言者臣伏念大皇帝創基立業勞苦勤至白髮生於鬢膚黃者被於甲冑天下始靜晏駕早崩自含息之類能言之倫無不獻欬如喪考妣幼主嗣統柄在臣下軍有連征之費民有彫殘之損賊臣干政公家空竭今疆敵當塗西州傾覆孤靡之民宜當畜養廣

力肆業。自備有虞。且始徙都。屬有軍征。戰士流離。州郡搔擾。而大
功復起。徵召四方。斯非保國致治之漸也。臣聞爲人主者。攘災。曰
德。除咎。曰義。故湯遭大旱。身禱桑林。熒惑守心。宋景退殿。是曰早
魃銷亡。妖星移舍。今宮室之不利。但當克己復禮。篤湯宋之至道。
愍黎庶之困苦。何憂宮之不安。災之不銷乎。陛下不務脩德。而務
築宮室。若德之不脩。行之不貴。雖殷辛之瑤臺。秦皇之阿房。何止
而不喪身覆國。宗廟作墟乎。夫興土功。高臺榭。旣致水旱。民又多
疾。其不疑也。爲父長安。使子無倚。此乃子離於父。臣離於陛下之
象也。臣子一離。雖念克骨。茅茨不翦。復何益焉。是曰大皇帝居於
南宮。自謂過於阿房。故先朝大臣。曰爲宮室宜厚。備衛非常。大皇
帝曰。逆虜游魂。當愛育百姓。何聊趣於不急。然臣下懇慙。由不獲
已。故裁調近郡。苟副眾心。比當就功。猶豫三年。當此之時。寇鈔。慄
威。不犯我境。師徒。奔北。且西阻岷漢。南州無事。尙猶神讓。未肯築

宮況陛下危側之世又乏大皇帝之德可不慮哉願陛下留意臣

不虛言

吳志陸凱傳注引江表傳

疏悼王著

常侍王蕃黃中通理知天知物處朝忠蹇斯社稷之重鎮大吳之
寵逢也昔事景皇納言左右景皇欽嘉歎爲異倫而陛下忿其苦

辭惡其直對臬之殿堂尸骸暴棄邦內傷心有誠悲悼

吳志王蕃傳按陸凱

傳亦有此疏彼略刪節

上疏諫吳主皓

臣聞有道之君曰樂樂民無道之君曰樂樂身樂民者其樂彌長
樂身者不久而亡夫民者國之根也誠宜重其食愛其命民安則
君安民樂則君樂自頃年以來君威傷於桀紂君明闇於奸雄君
惠閉於羣孽無災而民命盡無爲而國財空辜無罪賞無功使君
有謬誤之愆天爲作妖而諸公卿嬖上曰求愛困民曰求饒導君

於不義敗政於淫俗臣竊爲痛心今鄰國交好四邊無事當務息
役養士實其廩庫日待天時而更傾動天心搔擾萬姓使民不安
大呼嗟此非保國養民之術也臣聞吉凶在天猶影之在形響
之在聲也形動則影動形止則影止此分數乃有所繫非在口之
所進退也昔秦所日亡天下者但坐賞輕而罰重政刑錯亂民力
盡於奢侈日眩於美色志濁於財寶邪臣在位賢哲隱蔽百姓棄
業天下苦之是日遂有覆巢破卵之憂漢所日彊者躬行誠信聽
諫納賢惠及負薪躬請巖穴廣采博察日成其謀此往事之明證
也近者漢之衰末三家鼎立曹失綱紀晉有其政又益州危險兵
多精彊閉門固守可保萬世而劉氏與奪乖錯賞罰失所君忿意
於奢侈民力竭於不急是日爲晉所伐君臣見虜此目前之明驗
也臣聞於大理文不及義智慧淺劣無復冀望竊爲陛下惜天下
耳臣謹奏耳目所聞見百姓所爲煩苛刑政所爲錯亂願陛下息

大功損白役務寬盜忽苛政又武昌土地實危險而培塿非王都
安國養民之處船泊則沈漂陵居則峻危且童謠言盜飲建業水
不食武昌魚盜還建業死不止武昌居臣聞翼星爲變熒惑作妖
童謠之言生於天心乃言安居而比死足明天意知民所苦也臣
聞國無三年之儲謂之非國而今無一年之畜此臣下之責也而
諸公卿位處人上祿延子孫曾無致命之節匡救之術苟進小利
於君言求容嬾荼毒百姓不爲君計也自從孫弘造義兵言來耕
種既廢所在無復輸入而分一家父子異役廩食日張畜積日耗
民有離散之怨國有露根之漸而莫之恤也民力困窮鬻賣兒子
調賦相仍日言疲極所在長吏不加隱括加有監官既不愛民務
行威勢所在搔擾更爲煩苛民苦萬端財力再耗此爲無益而有
損也願陛下下一息此輩矜哀孤弱言鎮撫百姓之心此猶魚鼈得
免毒螫之淵鳥獸得離羅網之網四方之民纒負而至矣如此民

可得保先王之國存焉。臣聞五音令人耳不聰，五色令人目不明。此無益於政，有損於事者也。自昔先帝時，後宮列女及諸織絡數不滿百，米有畜積，貨財有餘。先帝崩後，幼景在位，更改奢侈，不蹈先迹，伏聞織絡及諸徒坐，乃有千數，計其所長，不足爲國財。然坐食官廩，歲歲相承，此爲無益。願陛下料出賦嫁，給與無妻者，如此上應天心，下合地意，天下幸甚。臣聞殷湯取士於商賈，齊桓取士於車轅，周武取士於負薪，大漢取士於奴僕，明王聖主，取士已賢，不拘卑賤，故其功德洋溢，名流竹素，非求顏色而取好服，捷口容悅者也。臣伏見當今內寵之臣，位非其人，任非其量，不能輔國匡時，羣黨相扶，害忠隱賢，願陛下簡文武之臣，各勤其官，州牧督將，藩鎮方外公卿，尚書務脩仁化，上助陛下，下拯黎民，各盡其忠，拾遺萬一，則康哉之歌作，刑錯之理清，願陛下留神，思臣愚言。

傳

吳志
陸凱

上疏諫吳主皓不遵先帝二十事

皓遣親近趙欽口詔報凱前表曰孤動必遵先帝有何不平君所

諫非也又建業宮不利故避之而西宮室宇摧朽須謀移都何曰

不可徙乎凱上疏曰臣竊見陛下執政日來陰陽不調五星失晷

職司不忠姦黨相扶是陛下不遵先帝之所致江表傳載此表日

氣結陛下何心之難悟意不聽之甚也夫王者之興受之於天脩之由德豈在宮乎

而陛下不諮之公輔便盛意驅馳六軍流離悲懼逆犯天地天地

曰災童歌其謠縱令陛下一身得安百姓愁勞何日用治此不遵

先帝一也臣聞有國曰賢為本夏殺龍逢殷獲伊摯斯前世之明

效今日之師表也中常侍王蕃黃中通理處朝忠謇斯社稷之重

鎮大吳之龍逢也而陛下忿其苦辭惡其直對梟之殿堂尸骸暴

棄邦內傷心有識悲悼咸曰吳國夫差復存先帝親賢陛下反之

是陛下不遵先帝二也臣聞宰相國之柱也不可不彊是故漢有

蕭曹之佐先帝有顧步之相而萬或瑣才凡庸之質昔從家隸超步紫閣於或已豐於器已溢而陛下愛其細介不訪大趣榮日尊輔越尚舊臣賢良憤惋智士赫咤是不遵先帝三也先帝憂民過於嬰孩民無妻者日妾妻之見單衣者日帛給之枯骨不收而取埋之而陛下反之是不遵先帝四也昔桀紂滅由妖婦幽厲亂在嬖妾先帝鑒之目爲身戒故左右不置淫邪之色後房無曠積之女今中宮萬數不備嬪嬙外多鰥夫女吟於中風雨逆度正由此起是不遵先帝五也先帝憂勞萬機猶懼有失陛下臨阼日來游戲後宮眩惑婦女乃令庶事多曠下吏容姦是不遵先帝六也先帝篤尚朴素服不純麗宮無高臺物不彫飾故國富民充姦盜不作而陛下徵調州郡竭民財力土被玄黃宮有朱紫是不遵先帝七也先帝外杖顧陸朱張內近胡綜薛綜是日庶績雍熙邦內清肅今者外非其任內非其人陳聲曹輔斗符小吏先帝之所棄而

陛下幸之是不遵先帝八也。先帝每宴見羣臣，卽損醇醴，臣下終日無失慢之尤。百寮庶尹並展所陳，而陛下拘曰視瞻之敬，懼曰不盡之酒。夫酒曰成禮，過則敗德。此無異商辛長夜之飲也。是不遵先帝九也。昔漢之桓靈親近宦豎，夫失民心。今高通詹廉羊度黃門小人，而陛下賞曰重爵，權曰戰兵。若江渚有難，烽燧互起，則度等之武不能禦侮，明也是不遵先帝十也。今宮女曠積，而黃門復走州郡，條牒民女，有錢則舍，無錢則取。怨呼道路，母子死訣，是不遵先帝十一也。先帝在時亦養諸王太子，若取乳母，其夫復役，賜與錢財，給其貲糧。時遣歸來，視其弱息，今則不然。夫婦生離，夫故作役，兒從後死，家爲空戶，是不遵先帝十二也。先帝歎曰：國曰民爲本，民曰食爲天，衣其次也。三者孤存之於心，今則不然。農桑並廢，是不遵先帝十三也。先帝簡士不拘卑賤，任之鄉閭，效之於事，舉者不虛，受者不妄。今則不然。浮華者登，朋黨者進，是不遵先

帝十四也先帝戰士不給他役使春惟知農秋惟收稻江渚有事責其死效今之戰士供給眾役廩賜不贍是不遵先帝十五也夫賞以勸功罰以禁邪賞罰不中則士民散失今江邊將士死不見哀勞不見賞是不遵先帝十六也今在所監司已爲煩猥兼有內使擾亂其中一民十吏何日堪命昔景帝時交趾反亂實由茲起是爲遵景帝之闕不遵先帝十七也夫校事吏民之仇也先帝末年雖有呂壹錢欽尋皆誅夷日謝百姓今復張立校曹縱吏言事是不遵先帝十八也先帝時居官者咸久於其位然後考績黜陟今州郡職司或莅政無幾便徵召遷轉迎新送舊紛紜道路傷財害民於是爲甚是不遵先帝十九也先帝每察竟解之奏常留心推接是日獄無冤囚死者吞聲今則違之是不遵先帝二十也若臣言可錄藏之盟府如其虛妄治臣之罪願陛下畱意

吳志陸
凱傳

奏重備西陵

臣愚曰西陵國之關首宜重其備備重則敵不敢輕輕備則爲敵

所侮

蘇文類
張六

奏事

諸暨永安出御絲

御覽八
百十四

吳先賢傳贊

揚州別駕從事戴矯

猗猗茂才執節雲停志勵秋霜冰潔玉清

初學記
十七

奮武將軍顧承

於鑠奮武奕奕全德在家必聞鴻飛高陟

同上

上虞令史胄

猗猗上虞金盞玉貞鳳立鸞峙邈矣不傾

同上

陸抗

抗字幼節遜次子赤烏中拜建武將軍校尉遷立節中郎將建

興初拜奮威將軍太平中遷征北將軍永安中拜鎮軍將軍都督西陵孫皓卽位加鎮軍大將軍領益州牧鳳皇二年拜大司馬荊州牧

陳時宜疏

臣聞德均則眾者勝寡力侔則安者制危蓋六國所已兼併於疆秦西楚所已北面於漢高也今敵跨制九服非徒闕右之地割據九州豈但鴻溝已西而已國家外無連國之援內非西楚之彊庶政陵遲黎民未乂而議者所恃徒曰長川峻山限帶封域此乃守國之末事非智者之所先也臣每遠惟戰國存亡之符近覽劉氏傾覆之釁考之典籍驗之行事中夜撫枕臨餐忘食昔匈奴未滅去病辭館漢道未純賈生哀泣況臣王室之出世荷光寵身名否泰與國同感死生契闊義無苟且夙夜憂悵念至情慘夫事君之義犯而勿欺人臣之節匪躬是殉謹陳時宜十七條如左

吳志陸抗傳云

本故不世

請抑黜羣小疏

臣聞開國承家小人勿用靖譖庸回唐書攸戒是曰雅人所曰怨刺仲尼所曰歎息也春秋曰來爰及秦漢傾覆之釁未有不由斯者也小人不明理道所見既淺雖使竭情盡節猶不足任況其姦心素篤而憎愛移易哉苟患失之無所不至今委已聰明之任假曰專制之威而冀雍熙之聲作肅清之化立不可得也方今見吏殊才雖少然或冠冕之胄少漸道教或清苦自立資能足用自可隨才授職抑黜羣小然後俗化可清庶政無穢也

吳志陸抗傳

戒動師旅疏

臣聞易貴隨時傳美觀釁故有夏多罪而殷湯用師紂作淫虐而周武授鉞苟無其時玉臺有憂傷之慮孟津有反旆之軍今不務富國強兵力農畜穀使文武之才效展其用百揆之署無曠厥職

明黜陟，厲庶尹，審刑罰，曰示勸沮，訓諸司，曰德而撫，百姓，曰仁。然後順天承運，席卷宇內，而聽諸將，徇名窮兵，殲武，動費萬計，士卒彫瘁，寇不爲衰，而我已大病矣。今爭帝王之資，而昧十百之利，此人臣之姦便，非國家之良策也。昔齊魯三戰，魯人再克而亡，不旋踵，何則？大小之勢異也。況今師所克獲，不補所喪哉！且阻兵無眾，古之明鑒，誠宜暨息，進取小規，曰畜士民之力，觀釁伺隙，庶無

悔吝。

吳志陸抗傳

疾病上疏

西陵建平國之蕃表，既處下流，受敵二境，若敵汎舟順流，舳艫千里，星奔電邁，俄然行至，非可恃援他部，曰救倒懸也。此乃社稷安危之機，非徒封疆侵陵小害也。臣父遜昔在西垂，陳言曰：爲西陵國之西門，雖云易守，亦復易失。若有不守，非但失一郡，則荊州非吳有也。如其有虞，當傾國爭之。臣往在西陵，得涉遜迹，前乞精兵。

三萬而至者循常未嘗差赴自步關日後益更損耗今臣所統千里受敵四處外禦強對內懷百蠻而上下見兵財有數萬羸弊日久難已待變臣愚已爲諸王幼冲未統國事可且立傅相輔導賢姿無用兵馬已妨要務又黃門豎宦開立占募兵民怨役逋逃入占乞特詔簡閱一切料出已補疆場受敵常處使臣所部足滿八萬省息眾務信其賞罰雖韓白復生無所展巧若兵不增此制不改而欲克諸大事此臣之所深感也若臣死之後乞自西方爲屬願陛下思覽臣言則臣死且不朽

吳志陸抗傳

請原辭登

夫俊人者國家之良寶社稷之貴資庶政所已倫敘四門所已穆清也故大司農樓玄散騎中常侍王蕃少府李勣皆當世秀穎一時顯器既蒙初寵從容列位而並旋受誅亟或圯族替祀或投棄荒裔蓋周禮有赦賢之辟春秋有宥善之義書曰與其殺不辜寧

失不經而蕃等罪名未定大辟旨加心經忠義身被極刑豈不痛哉且已死之刑固無所識至乃焚爍流漂棄之水濱懼非先王之正典或甫侯之所戒也是以百姓哀聳士民同感蕃勸永已悔亦靡及誠望陛下赦召玄出而頃聞辭瑩卒見逮錄瑩父綜納言先帝傳弼文皇及瑩承基內厲名行今之所坐罪在可宥臣懼有司未詳其事如復誅戮益失民望乞垂天恩原赦瑩罪哀矜庶獄清澄刑網則天下幸甚

莫志陸
抗傳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